临潭人的江淮遗风

□丁 颜

时至今日，在抵达过的所有高原城镇里面，临潭的个性独树一帜。犹如高原寒冷，各个城镇都穿羊皮藏袍保暖，临潭也穿，但不一样的是临潭穿好藏袍之后，还要在腰间系一条西湖水的绫罗腰带。临潭人将此称为江淮遗风。外人称其为“半番子”，似乎是讽刺，然而完全是大实话，临潭人身上的确兼具游牧民族的果敢勇猛和中原民族的保守典雅。

印象里临潭回族多生意人，也大都集中住在一条巷子里面。不知受了什么影响，这些生意人慢慢开始提笔搞起了文化。写书法画山水自娱自乐，不然就是追根溯源，整理家族史。

这样的“野史”，我见过的几乎都大同小异。

都说自己的祖先是明朝时期从南京随军迁徙到临潭来的，为了与祖先的情感和记忆有联结，便沿河买地圈院，建起一座又一座江淮遗风的大宅。

大幅的篇章和图画结合起来，力证临潭人的宅子与南方人的住宅相似。都是四方四正的大宅，平顶四合院建筑，所有墙壁都以石块砌基，古老的墙壁是架板内夯土一层一层打上去的，土墙高高耸起，墙根生长出茁壮的苔藓。墙壁、地板、门、窗，多为柏桦木的木板。厨房带小炕，屋顶开着透光透气的老虎窗。屋檐下的横梁刻有木雕，上漆之后精美华丽。

东西厢房台基低于住房，中间双扇门，两边开母子窗，南边是杂物房，北房与厢房之间没有天井，各个房子之间严密紧凑。这样的房子，在我看来，没有什么江淮遗风不说，还如同迷宫一般神奇诡异。廊檐曲曲折折，厨房光线幽暗，阳光西落时从老虎窗里面照进一条金灿灿的光柱，无数尘埃在光柱里面飘飘浮浮。一进三院的宅子，一院一道门，后院另开小后门。厕所独立盖在前院的东南角，与车棚、草房在一处，拴在偏门口的大狗的两只眼像两颗清冷的玻璃珠，眨也不眨一下。前院一般都是空阔的，中院房间一间又一间，数辈同堂。后院春夏是菜园，入秋时就又被打磨平整作为碾粮食的场地。

衣着方面也与众不同。临潭妇女爱穿马蹄领的齐膝袢扣长衫，老年人穿藏蓝的或黑的，刚出嫁的女人穿各色绸缎的。说这就是祖先们从江淮一带带过来的穿衣风格。这也影响到了当地的藏族。头戴沙茹帽、珊瑚斑玛、金边毡帽、毡礼帽后背拖着三条长及脚踝的辫子的女人，原是不穿绸缎只穿藏袍的。但与其他藏区相比，临潭的藏族妇女服饰不仅用绸缎，还将藏袍变成了前后两片男士长衫的样子，然后继续在腰间系腰带，显得别具一格。

也有从食物上来讲的。站在西门桥上买酸奶的老阿婆们永远都很喜乐。她们的酸奶都是将鲜牛奶放在牛粪加热的炕上发酵而成的，像果冻。酸奶一定要盛在青花细瓷碗里，用青花瓷调羹来吃。江淮人的生活讲的就是一个精致。

有一种用煮熟的青稞做成的絮状的食物。青稞煮熟之后，滤捡出颗粒，放进石磨里滚成一段一段细麻绳样的絮状物，本地人随口叫它“麦索”，可能就是麦粒滚碾成的绳索的意思吧。高原上的这种食物本是用手直接抓来吃的，但临潭人偏不。临潭人炒了葱、青辣椒、蒜苗、牛羊肉与其搅拌在一起，拌匀了拿筷子吃。青豌豆跟豆荚一起煮，煮之前要在铁锅底铺几张甘蓝菜叶。草原上刚下来的牛犊，牧民断定品种不好，就专门用车载过来卖给临潭人。因为临潭人会吃啊。买来宰杀之后收拾妥当，不用煮，在铁锅里倒足油，拿佐料爆炒。

临潭人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江淮血统。街面上开一个酒店，取名“陇上江淮人家”。一些人家新修了建筑或者修缮旧的建筑，都刻意将墙刷得雪白，弄成白墙瓦黛江南民居的样子。要唱民谣，开口就是：你从哪里来，我从南京来，你带得什么花儿来，我带得茉莉花儿来……

于是我以临潭为背景，写了《雪山阿佳》《蒙古大夫》《达娃》《早婚》《玻璃翠》《六月伤寒》《万岁》《猫胎》《赊刀人》等一系列的小说。故事是临潭人的故事，对话也是临潭人的对话，甚至连某些人物也都是临潭街面上所能见到的。感觉只要一直观察，一直有好奇，就将成为一个怎么玩也玩不尽的文字游戏。

有一段时间我跟政府部门的扶贫人员一起去乡村走访，原是抱着私心，想要摄取一些写作素材。但下去之后，却另有发现。

去的是县城外的一个乡镇，羊永镇。与自然不可分隔的淳朴乡下，泥土混着砂石的小巷，大宅院落，偶尔累累枝娅伸出墙头。空气清新，视野开阔。

挨家深入走访的时候，心一度下沉，生活的底层有太多苦痛的挣扎。偶尔碰到心惊的物品，便格外惊喜。老去的农妇收藏的百褶西湖水裙上有华美的挑色刺绣，我多看了两眼，她便跟我讲临潭人是做不出这样的刺绣的，这种刺绣是从江淮传过来的。

还有履尖上翘谓之为“凤头鞋”的鞋子和用各色绢丝制成花朵串起来的头饰，布料都是上好的蚕丝绸缎。她说这样的做法都是从江淮传过来的，是江淮遗风。她保留着这些，并将年轻时穿戴着它们的留影一张一张认真摆放在显眼的地方。这可能并不是一种真实的、物质存在的江淮遗风，而是一种不随波逐流，专注保持自我的品格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坚持。

年华老去的妇女做过什么，经历过怎样的生活，对于我来说都是谜团。有可能她一生都没出过远门，没有离开过高原。她口中的江淮遗风，也许更多的是对生活的一种憧憬。

临潭人口中的“江淮遗风”，真要去江淮找，不一定能找到。但无论自己坚持的“江淮遗风”，还是外人口中戏谑的“半番子”，说的其实都是临潭人对于生活的一种的态度。

我觉得这种态度挺好。

牛玉安 摄

临潭文学 从高原走来

中国作协对口帮扶地区临潭文学专题

高 云 摄

春天书（外一首）

□葛峡峰

雨要洗净旧的时光
洗净天空的灰色
和一棵树木的寂寞
还有黄土地上
背搭手老人的沉默

燕子已在途中
新砌的屋檐，刚好筑巢
阳坝的桃花一定不会
辜负春天的期待
疲惫的耕牛，也满怀喜悦
望了望南墙上生锈的犁铧

我们的先人也从春天醒来
清明时节，大地澄明
草们密麻麻
带着思念悄悄地，看看儿女
我们带着半生微薄的祭奠
脚印被蓬勃的荒芜淹没

春天，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
生根，发芽，盛开繁衍的花蕾
有这么明亮的阳光，雨水
供万物抒情，歌唱
多少年橄榄绿到藏青色
多少梦想，生生不息，如影相随。

天 空

春天，万物深陷其中
例如草，花萼，遗失的箭镞，青春
雄健的鹰，硕大的翅膀抖动
要卸下无边的黑，和寒冷

父亲。复活了村庄
生锈的犁，要阅读沉重的土地
幸好，接连几场雪花
温暖，湿润了记忆
切肤的耕作
盐和钙质，埋下祖先的骨殖。

和这片土地一起
苍老。须发结满冰凌
和群山一起
起伏，蜿蜒
和大河一起流淌，歌唱
看阴云迷布的日子
身后加冕的夕阳

月夜花影

□俞秀花

“落尽残红始吐芳，佳名唤作百花王。竟夸天下无双艳，独占人间第一香。”踏着月光，去赴你的约会，在满是清风叶影的花圃。

今夜的月色，格外清亮、光辉，为我驱逐黑夜，洒落了一地欢愉。我急匆匆地走着，生怕晚一步，那牡丹花儿便已睡去了。

弯曲的小路上，凉风蹁跹，在路边柳叶间簌簌流动，缠绵娇言。夜更静了。明月高悬，色如轻烟，摇曳成风，远远近近，光影朦胧。路边的野花野草也镀上了一层银边，发出清清的光。夜色里，五月的风已酥醉，浸润的土地也已酥醉，一切准备就绪。

无需嘘寒问暖，一步便跨进花圃，惟觉花香馥郁。

月光顺着牡丹高高的枝滴了下来，优雅而从容。那枝头，青绿拥着青绿，密密匝匝的叶儿在月色里，像是打了白蜡，朦胧地发出银亮亮的光。高高的枝儿便撒娇似的，轻轻摇曳着满树的银叶，渴望着夜露的滋润。牡丹花被河风搀扶着，整个园子漾满了白色的波浪，袭人的芬芳在空中弥漫开来。一只只花骨朵儿，圆润而饱满，像一个个缩小的皮球，蓄势待发；半开着的，几片纤巧的花瓣羞怯地卷曲在湿润的花心周围，白若羊脂，犹抱琵琶半遮风华；油亮的银叶托出一朵朵白棉，像圣洁的霜花，像水洗的胭脂，妩媚娇丽，颤巍巍，飘飘然，随风摇摆，摇碎一地幽芳。河风又起，花叶低语，似在回忆白天的热闹繁忙，又似在谈论风儿的多情。斑斑驳驳的花影投在地上，宛若佳人低眉思忖……淡淡的月，浓浓的花，浅浅的影儿，深深的夜，呓语呢喃，情意绵绵。

雍容华贵，洛神出水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我不禁想起《诗经》里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”的句子来。

月在我心，花在我心，轻轻驻足，就醉了……

洮水弯弯

□张润德

洮水弯弯
你一路缓缓地走来
或幽深或清浅
清吟浅唱间跨越了万壑千山

洮水弯弯
你一路缓缓地走来
或灌溉或发电
举手投足间造福了故乡甘南

洮水弯弯
你一路缓缓地走来
或在高峡平湖漫步
或在万亩良田倘佯
有谁知道
诗意已栖居
你柔肠百折的心间

我的草原（外一首）

□薛 兴

我的草原
我容颜美丽的草原
我一生渴望的卓玛呵
在岁月疲惫的步履里
渐行渐远
阿妈
难道鲜艳的格桑
只有在老去的梦里才能看见
难道弦子的诉说
只能是夹在遗产名录里的书签
难道牛羊的眸子
只能永远追随无限扩展的沙滩
他们把钢筋水泥搭成的积木
叫城市
他们把食客的集结
叫聚会
他们把奇装异服和金发碧眼
叫进步
草原
我曾经美丽的草原
我看见了帐篷
我闻见了奶香
在纷纷向前的人群里
我却是落寞的行者
残破的钢笔是我的拐杖
我要远行
怀揣卓玛留下的红头巾
和一朵枯萎的格桑

嗨，天津

嗨
认识我吗
你不言不语
海河
是你深邃的眸子
六百年星转斗移
我们曾有过相同的名字
金戈铁马
是历久弥新的回忆

嗨
你好吗
六百年之后
你珠光宝气
而我
依旧衣衫褴褛
神情局促
我凌乱的发间是三月的飞雪
我疲惫的肩头
是风走过的痕迹
我怀揣梦想
和青稞一样生生不息的希望

嗨
你还好吗
林立的高楼之上
阳光刺眼
鹰
梳理躁动的羽翼
而远行的帆
刚刚扬起
故乡贫瘠的土地上
憨厚的庄稼一脸欣喜

嗨
你好
就这么牵着你的手吧
就这么执著地追随着你
在三月的星空下
为你点燃千盏万盏的酥油灯
这个多情的世界
有阳光
也有风雨
就让我用汗水
洗净这六百年的阴霾吧
在高原之上
在彼此深情的守望中
生死相依

哈尕滩：火树银花浓映的乡愁

□王丽霞

“走洮州，过石门，不看亲戚不进城，单看十五放花灯……洮州八千一十村，火树银花独一家。”在甘肃省临潭县新城镇哈尕滩村，这首童谣的各种版本，在村民中世代流传。

老爷庙

那一年正月十五清早，花会会长石生林老人的院子里，花匠们低头各司其职，几个小花杆立在上房檐前，接近完工的九莲灯（因燃放时如九朵盛开的莲花而得名）在微风里舞姿婀娜。

老爷庙前，一炉柏香已经焚了很久。

老爷庙平时与制花物件一同被供于会长家的堂屋，元宵这天清早换上新写的牌位，插好还愿者送来的两束儿女花，装上马莲帽儿后，由四名男子从堂屋抬至院里，出花时再从院里抬出。

庙身仅有1米见方，可移动。庙门有门框，无门扇，与檐柱在同一平面，呈现出明三暗一的设计模式。门外的檐柱上有对联曰：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丧胆，单刀会鲁肃江南文武寒心；庙门上有对联曰：兄玄德弟翼德威震孟德，师卧龙友子龙偃月青龙；牌位为一张贴于后壁的红纸，纸上写着“供奉敕封关圣帝君之神位”，两侧有对联曰：志在春秋功在汉，心同日月义同天。哈尕滩这个不足200户人的村庄，其历史文化底蕴在这旧俗中可见一斑。

制 花

九点半，门口的锣鼓手们敲打开了，村民们逐渐聚集到附近。绑花盘、插花杆娃娃、串九联灯、粘冲天旗、引眼子……花匠们粗糙的手在花盘、彩纸间穿梭跳舞。

制花仅需10天时间，却要悉心准备半年：选六月里天气最好的四天打壳子，壳子逢天晴必晒，一直晒到正月里。从正月初九到十四，用六天时间完成其他工序（包括配火药、搓眼子（导火线）、粘九莲灯、扎花杆娃娃等），每道工序都有严格要求。兑火药、配料、扎纸人骨架、卷壳子、表人头、定码子（点燃后可移动的导火索）、染纸、打纸（扎绣球）、卷眼子、粘冲天旗、制九莲灯、表花盘、剪纸……制花程序繁杂，8名花匠各带一班人，至少负责一道工序，各自的手艺均由祖上传承下来。

出 花

元宵三天，花是重点，也少不了陪衬——社火和灯。10点整，炮手开始“打铁炮”，再次召集社火演员和群众。铁炮为村民自制土炮，由三根长11厘米、直径1.4厘米的铁筒并列焊在一根长55厘米、直径2.5厘米的铁棒上。三根铁筒底侧各留一个针头样的小孔，燃放前先从小孔插入眼子，再将火药灌入铁筒，一次三响，响声清脆。

三声铁炮响毕，社火会所有角色已在门口集中就绪，青苗会、花会、社火会众人向老爷庙焚香叩头。石生林老人仔细检查过每件作品后，给花盘系上眼子。

10点25分，天放晴。上将鼓急促起来，鞭炮随即燃起，老爷庙出门，正式出花。狮子开路，锣鼓紧随其后，接着是老爷庙、小花杆、龙、旱船和社火演员。会长石生林老人家位于后街，因此，花队要从后街绕一圈到前街的主花杆处。沿途的村民们不断燃放鞭炮迎花队，焚香化表迎狮子，祈求健康平安，并不断有人参与到队伍中。

路边的空地上，狮子鼓响起，四路八乡的汉、回、藏等各族群众迅速将社火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。

“难呀难来南海岸，南海岸边造筏船。天上一枝娑罗树，地下一案大浆杆。珍珠玛瑙镶船底，蜡珀琥珀镶船边。观音菩萨为船主，不渡无缘渡有缘。筏船渡在长江内，保佑合会太平年。”一首船曲，引得众人合唱。

花 杆

正月十四夜里的社火唱罢，花会燃放起元宵节的第一筒花，以示烟花盛会正式开始。

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分头跑进各巷子连声高喊：“蒿子拿来柴拿来，蒿子拿来柴拿来……”见人们将早已备妥的柴火抱出门，又调皮地喊着：“多谢了，麻烦了……”跑向另一个巷口。十几分钟内，花坑上便堆起一座小山。待大火燃起时，众人瞄准新婚青年和他们的长辈，挨个儿抓到火堆跟前来烤，祝愿他们心想事成。次日天亮前，被烤的村民们已悄悄将坑按规定的尺寸挖好。

晌午后，上将鼓再次响起。在越来越密的鼓点中，青壮年们将绑好所有物件的主花杆缓慢撑起，一名被呼作冯掌尺的中年男子全程指挥。指挥者虽不在花匠之列，但指挥要领也为祖传。

东面立花杆，西面唱社火。人们在欣赏社火表演的同时，为立杆者加油鼓劲，暗自琢磨着冲天旗的归宿。花杆虽在众目睽睽下立起，但外庄人终究不懂其中的诀窍。

主花杆高三丈六尺（约12米），象征一年365日；共七层，上有124个楔子，花与炮插花排开，各62筒，加上花杆顶部冲天旗下的一盘花，以63筒花象征60甲子和天、地、人；一至六层各有两个马莲帽儿，象征一年12个月；第四层两侧悬起九莲灯，每个九莲灯上有三根飘带、三串花，意为祈求六畜兴旺；杆顶绑一盘花，花盘上插冲天旗，旗杆约三米长，旗面上以红、黄、蓝三色染成太阳光的形象，意为祈求风调雨顺。花杆总体呈“虎”字（或作“寿”“丰”），象征平安、吉祥。

主花杆立好后，六个小花杆和老爷庙随即就位。小花杆与老爷庙的分布由东至西，呈北斗七星状，按顺序与主花杆用钢丝绳连接，绳上缠有眼子。每个小花杆上绑一盘花，花匠们称之为花盘，花盘四角各插一支气火，象征24节气。花盘上方绑花杆娃娃，六个娃娃分别为孟良、焦赞、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，其形象依照《杨家将》《西游记》等小说、评书中所描写，结合戏曲脸谱塑造而成，特色鲜明，易于识别。

迎 香

夜饭后，沿街的灯亮起来了，各家门头上的红灯笼也亮起来了，男女老幼三五成群，拎着油壶，端着自家的12盏面灯，到马王庙、戏台下、玉皇庙旧址点起来。随即，各家的散花燃放起来，花灯相映，《生查子·元夕》里那句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”恰如其分。

玉皇庙于“文革”期间被拆除，原供奉玉皇大帝和位列洮州18位龙神的常遇春、李文忠、胡大海、郭英等四位明朝开国名将。关于这座只闻其名、不见其身的庙宇，村里也有传说：明末清初，该村一名为陈官保的商人南下经商生意顺利，怕路途坎坷不能将财宝安全运回家，就向玉帝许愿，若能平安回家，每年正月放花还愿。

“一盏灯来什么灯？干哥讲来妹子听。一盏灯不是别的灯，鸳鸯楼上吕洞宾，洞宾爷吃的鲜鱼酒，众八仙吃酒醉醺醺……”观花前的社火表演里，眉户戏《下四川》（四川指扬州）必不可少。

夜社火晚上8点左右开始，算是观花前的预热。“正月里采花无花采，二月里迎春领头开，三月里红杏出墙外，要采刺玫四月里来”（《采花》）“送到扬子江，那却全无妨，变一个鱼儿水底里藏，单等几日来挑水，一把抓在你小手上……”（《牧童放牛》）村民们口耳相传的二三十折老戏中，大部分内容为江南人的劳作、生活场景。